

陈子善

張愛玲叢考

下卷

海豚出版社

陈子善

張愛玲叢考

下
卷

海豚出版社

下 卷

三

新发掘的张爱玲一九四〇年代史料

一

十一年前，笔者发表了《张爱玲话剧〈倾城之恋〉二三事》^[1]，那时张爱玲还健在，虽然她孤独地隐居在洛杉矶，早已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。笔者在文中特别提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上海话剧舞台上演《倾城之恋》的“演出特刊”（即说明书），并推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，这本特刊可能早已不存在于天壤之间了。

然而，笔者一直在寻寻觅觅，一直在期待奇迹的出现。话剧《倾城之恋》是张爱玲唯一亲自改编的话剧，若要全面梳理张爱玲一九四〇年代绚丽多姿的创作生涯，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可是，对《倾城之恋》的改编、上演和当时上海观众的种种反应，学界所知实在太少太少了。这本“演出特刊”有朝一日如能浮出历史地表，很可能就会解开张爱玲研究中这个不大不小的谜团。

上苍再次眷顾笔者。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，笔者终于找到了《倾城之恋》“演出特刊”，不禁欣喜若狂。这册上海大中剧艺公司印行的小三十二开小册，列为“大中演出特刊之一”，薄薄仅十八页，内容却颇为丰富。除了张爱玲“夫子自道”的《关于〈倾城之恋〉的老实话》和《罗兰观感》，以及苏青的《读〈倾城之恋〉》（以上三文当时又发表于上海报刊，笔者在十一年前就已发掘并作过评介^[2]），柳雨生（柳存仁）、白文、霜叶、实斋、沈苇窗、应贲、麦耶（董乐山）、童开诸文都是首次“重见天日”。虽然并非长篇宏论，都只是

数百字的短制，其中传达的意见却值得重视。如柳雨生强调《倾城之恋》“故事的复杂错综是戏剧性的，对白的亲切贴近也是戏剧性的，而整篇创作的气氛，更无一不是完整的深刻的戏剧”^[3]，如麦耶“承认张先生的成功，不顾他的思想或内容，他的技巧多少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创见”^[4]，如童开将《倾城之恋》与曹禺名剧《北京人》比较后提出“这两部作品里，都同样充沛着对人类无上的热爱之情”^[5]，等等，都颇具启示。

尤其应该提到的是，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以“张爱姑”（张爱玲的姑姑之谓也）的笔名发表《流苏与柳原的话》。这是张爱玲最亲近的长辈对其小说唯一见诸文字的品评，尽管只有三言两语，又模拟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口吻，带点戏谑，带点调侃，毕竟是弥足珍贵的，也应了张爱玲在《姑姑语录》中所说的：“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。”^[6]

话剧《倾城之恋》的文学剧本和舞台演出本至今都不见踪影，很可能真的失传了。^[7]因此，“演出特刊”所刊登的《本事》和三幕舞台布景照片，对后人设想和分析张爱玲如何把《倾城之恋》从小说改编成话剧，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。

也许当时一位名叫黄也白的观众的话过誉了，但笔者还是有点认同，那就是这册话剧《倾城之恋》“演出特刊”“内容之精采，也足与名著《倾城之恋》相互媲美了”。^[8]

二

抗战一胜利，张爱玲的处境就颇为尴尬。当时上海舆论界把张爱玲视作汉奸的大有人在。笔者藏有一本《女汉奸丑史》^[9]，书中就把张爱玲与陈璧君（汪精卫之妻）、莫国康（与陈公博有染）、余爱

珍（汪伪特务头目吴四宝之妻，后与胡兰成结合）和日裔电影明星李香兰等相提并论，指责“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”^[10]。更有甚者，对张爱玲大施人身攻击。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《海派》周刊竟刊出《张爱玲做吉普女郎》的“新闻”，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，真是耸人听闻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张爱玲被迫搁笔，淡出文坛一年零八个月，复出之后又不得不在出版《传奇》增订本时写了《有几句话同读者说》进行自我辩护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赏识张爱玲文才、同情张爱玲处境的柯灵对这些过激做法不以为然，先在他自己主编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《文汇报》副刊“文化街”上用笔名“甲文”发表《张爱玲与〈传奇〉》，推荐《传奇》增订本，接着又在同年十二月三日《文汇报·浮世绘》发表唐大郎所作七律《读张爱玲著〈传奇〉增订本后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主持公道，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这位受了“盛名之累”的天才作家。谁知他事后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以至四十多年后与我谈论张爱玲时特别说及此事，还十分感慨。

唐大郎是十足的“张迷”。抗战胜利后，他率先在自己主编的《大家》文学杂志上发表张爱玲的《华丽缘》和《多少恨》，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他咏《传奇》增订本的这首七律全诗如下：

期尔重来万首翘，不来宁止一心焦？

传奇本是重增订，金凤君当着意描。（张有《描金凤》小说，至今尚未杀青）

对白倾城有绝恋，流言往复倘能销！

文章已让他人好，且捧夫人俺的娇。

唐大郎在诗中透露张爱玲当时有创作长篇小说《描金凤》的打算，最终却胎死腹中，未能成篇。这与张爱玲晚年的《小团圆》无法与世人见面一样^[11]，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永久的遗憾。其实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遗憾太多了，鲁迅不是未能写出《杨贵妃》吗？施蛰存不是未能写出《销金窟》吗？钱锺书不是也未能写出《百合心》吗？不独张爱玲一人而已。

三

张爱玲原名张瑛，改名张爱玲是在她上小学之后，这一改非同小可，却也有点杀风景。张爱玲自己就很不喜欢，觉得太俗气，曾公开表示：“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。”^[12]好在她也明白名字只不过是符号，将就着用就是了。有这种看法的不仅是张爱玲本人，当时有一位顾乐水也持同样观点，并有“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？”^[13]这么一问。

这一问也非同小可，催生了一篇优美的《〈传奇〉的印象》。此文发表于江苏南通一份鲜为人知的小刊物——《北极》，证明张爱玲在四〇年代绝非徒有虚名，千真万确拥有大量读者，包括青年读者。顾乐水从先入为主的偏见，到初读张爱玲后的惊艳，到再读张爱玲后的赞叹，都写得有声有色。文章还分别引用迅雨（傅雷）和胡兰成两家的观点加以发挥，作者显然更欣赏迅雨的看法。他对胡兰成的《论张爱玲》，“感觉其多彩而流利”；对迅雨的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，认为其“有着安稳的论据和适度的推誉”，并进一步强调：“我们庆幸张爱玲先生的出现，然而假如缺少了迅雨先生这样的善意的剖析，就难期完全的创造”，殷殷期盼张爱玲今后的创作“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”^[14]。

且不说顾乐水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，至少他表达了自己读张爱玲的真实想法。顾乐水当时也不过二十出头，少年俊彦，才华横溢。时隔六十余年，现还健在的顾乐水已是大陆著名作家，真名章品镇是也。如果笔者有机会与他见面，一定要听听他现在对张爱玲的月旦，一定更为独到。

四

张爱玲的出类拔萃，不但在于她的小说散文独创一格，而且她的电影创作也是不同凡响。她四〇年代后期创作的《不了情》和《太太万岁》现已被公认为中国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。笔者的运气实在太好，《不了情》和《太太万岁》“上映特刊”也在不久前搜寻到手，圆了笔者收齐张爱玲四〇年代话剧电影资料的美梦。

有趣的是，《太太万岁》“上映特刊”竟有两种，一种署“本片特刊由德生出版公司编辑发行”，另一种未署名^[5]。两种特刊剧照选择不同，内容编排不同，所收文字倒大同小异，也都是十六开，连封面总共八页，可能是供不同的电影院使用的吧。它们都在显著位置刊登《〈太太万岁〉题记》、影片《本事》、评论《太太带回家来的乐趣》（署名“庸楼”）等。《〈太太万岁〉题记》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张爱玲集外文，一以贯之的张爱玲散文风格，十多年前就已被笔者发掘出土。

应该着重推介的是两种特刊最后一页所发表的《张爱玲的风气》，作者东方蝓螭，一个很奇特的笔名（蝓螭源自《诗经·邶风》），真名李君维，现仍健在。这位李君维可不是等闲之辈，如果说张爱玲开创了一个“张派”，如果说“张派”有传人（借用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说法）的话，李君维是当仁不让，名副其实的

一位。他的短篇集《绅士淑女图》、中篇《伤心碧》、长篇《名门闺秀》等在上海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。可是他已把这篇《张爱玲的风气》忘得干干净净了。他回忆说，此文“如果印在说明书的话，当时龚之方负责文华（指出品《太太万岁》的文华影片公司——笔者按）的宣传工作，也许是他组织我写的。”^[16]

真要感谢龚之方（他是又一位十足的“张迷”），正是他的催逼，使李君维写出了这样一篇耐人寻味的张爱玲评论，完全可以看作四〇年代张爱玲评论“最美的收获之一”^[17]，其重要性决不在迅雨（傅雷）、胡兰成诸作之下。李君维指出张爱玲挤在张恨水旁边“好像不大合适”，挤在巴金旁边“当然更合不到一起”，“可是仔细端详一下，她与二堆人都很熟悉，却都那样冷漠”，这真是一个十分精当的比喻。他批评“新文艺作家像个老处男，太多洁癖了”，话固然尖刻，实是一针见血。他认为张爱玲“非但是现实的，而且是生活的，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”，“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，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”^[18]，更是抓住了根本的不刊之论。

张爱玲的出现，大大冲击了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以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。她的创作主张和实践，对“五四”以来精英文学的负面影响是一种匡正，对“五四”以来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汇交融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，从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。李君维敏感地触及了这个关键问题，而且他的批评本身也突破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电影《不了情》和《太太万岁》都由桑弧导演，他与张爱玲的合作可谓颇为默契，颇为成功。未署名的那种《太太万岁》“上映特刊”中有则《谈导演桑弧》，称“《不了情》即以写情之细腻鸣於时，桑弧张爱玲之初步编导合作奠定不朽基础。用是再度合作而摄《太太万岁》，闭目一思此影坛圣品意境之美，以故事之热闹动人，将益

臻如火如荼之境”^[19]。其实，他们本还有第三度携手合作，两种“上映特刊”都已经预告“张爱玲桑弧再度合作”，将开拍电影《金锁记》：“《金锁记》之精致，不亚《倾城之恋》，都可说是张之力作，一旦搬上银幕，当可轰动文坛，至《金锁记》之导演，当为老搭档桑弧了。”^[20]又有谁能料到时局变化实在太快，电影《金锁记》不幸流产，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又一件无法挽回的大憾事。

（原载二〇〇四年七月台北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第十一期）

注释：

[1] 参见陈子善：《张爱玲话剧〈倾城之恋〉二、三事》，《说不尽的张爱玲》，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二〇〇四年六月初版，已收入本书。

[2] 参见陈子善：《在茫茫报海中搜寻——张爱玲佚文钩沉记》，出处同[1]。

[3] 柳雨生：《如果〈倾城之恋〉排了戏》，上海：《大中剧艺公司：〈倾城之恋〉》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，第六页。

[4] 麦耶：《无题篇》，同上，第十三页。

[5] 童开：《〈倾城之恋〉与〈北京人〉》，同上，第十六页。

[6] 张爱玲：《姑姑语录》，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，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七月初版，第二八九页。

[7] 张爱玲当时有把话剧《倾城之恋》文学剧本付梓印行的打算，后未果。参见张爱玲：《走！走到楼上去》，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，第八八至九〇页。

[8] 也白：《〈罗兰观感〉按》，《力报》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。

[9] 《女汉奸丑史》，无署名，上海：大时代书社，出版时间不详，当在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四六年上半年之间。

[10] 此句为《女汉奸丑史》中记张爱玲一文标题，见该书第十一页。

[11] 《小团圆》的完整手稿后在宋淇夫妇遗物中发现，于二〇〇九年先后在台港和内地出版。

[12] 张爱玲：《必也正名乎》，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，第四十二页。

[13] 顾乐水：《〈传奇〉的印象》，南通：《北极》，一九四四年第五期。

[14] 同[13]。

[15] 后来笔者又在一位老上海古董收藏者处见到第三种《太太万岁》“上映特刊”，所收内容与笔者所藏未署名的“上映特刊”大致相同，只是封面下部另刊有海上小报《辛报》、《海报》的征订广告，想必当时上海不少影院都刊有《太太万岁》“上映特刊”。

[16] 引自二〇〇四年四月五日李君维致笔者信。

[17] 迅雨：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，《张爱玲的风气》，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二〇〇四年五月初版，第九页。

[18] 东方蝾螈：《张爱玲的风气》，上海：《〈太太万岁〉演出特刊》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，第七页。

[19] 未署名：《谈导演桑弧》，同上，第二页。

[20] 未署名：《〈金锁记〉：张爱玲桑弧再度合作》，同上，第七页。

附录

话剧《倾城之恋》本事

本事

第一幕

第一场

破落户的女儿白流苏，嫁了一个丈夫不成材，寄住在娘家，娘家连母亲在内都是势利的，给了她许多痛苦。亲戚徐太太上门替她的异母妹说亲，看她可怜，顺便为她做媒，与人做填房。

第二场

全家出动替她妹妹相亲，她妹妹不要两侄女一同去，怕竞争，硬把流苏拖了去，坐满一汽车。

第三场

对方是范柳原，有钱的华侨，有经验的浪子，他看上了流苏，妹妹失败了，流苏的亲事也被打消了。徐太太要到香港去，邀流苏同行，看那边可有其他的机会，流苏疑心是范柳原主使的。

第二幕

第一场

果然，在香港范柳原也出现了，同住在一家旅馆里。

第二场

深夜单独谈话，她发现他是要她的，可是不愿意娶她，讨价还价不成功，流苏想她还是回去。

第三幕

家里人以为她白白上了范柳原的当，一无所获回来了，徒然丢脸，都容不得她。柳原又来了电报，请她再到香港去，她终于屈服了。

第四幕

第一场

流苏做了范柳原的情妇，没想到娘家人拖儿带女竟到香港来投亲。柳原有业务上的接洽，暂时要离开中国，她非常感到她的地位的不安稳。

他刚动身，十二月八日的战事爆发了，娘家人都恨流苏连累了他们。幸而柳原的船还没开出，他回来了，带他们一同逃难。

第二场

在战后的香港，流苏的哥嫂叫苦连天。然而流苏柳原于荒寒中悟到财势的不可靠，认真地恋爱起来了，决定要结婚，活得踏实一点。

编导人员表

编剧：张爱玲 导演：朱端钧 音乐：梁乐音

职员表

舞台监督：胡导、廖凡 舞台管理：谢重开、潘洛阳
装置：孙樟 剧务：丁里、黎云 服装：何江、吴国华
道具：何影、金马 化妆：秦炜 灯光：裘发、徐赓
效果：陈毅、吴迥 提示：丁芝、杨绿萍 场记：梁蚌

演员表（出场先后为序）

金枝：徐佐雯、包涵 三奶奶：黎云 七小姐（宝络）：
朱红 四奶奶：端木兰心 四爷：王路西 金蝉：欧阳莉
莉 三爷：陈又新 白流苏：罗兰、丁芝 白老太太：安
秀兰 徐太太：韦伟、徐天任 范柳原：舒适 徐先生：
廖凡 仆欧：姜声 萨黑荑妮公主：海涛 老英国人：陈
静 大表妹：杜青 姨夫：徐为 阿妈：李云、任小曼

（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上海大中剧艺公司《〈倾城之恋〉演出特刊》）

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的张爱玲

——从佚作小说《描金凤》说起

一

一九四五年，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年份，已经出版了《传奇》和《流言》而名满海上文坛的张爱玲，在干些什么呢？张爱玲文学生涯中的这个特殊时段，好像还没有引起“张学”研究者的足够重视。是年四月出版的上海《杂志》第十五卷第一期的“文化报道”栏内有如下一则短讯：

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，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，约十万字之小说：《描金凤》，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。……

它透露了两个重要讯息：一是张爱玲正在撰写新的长篇《描金凤》^[1]，二是张爱玲计划出版新的小说集。

《传奇》初版本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问世，这个日子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。初版本书脊上印有如下字样：

传奇 张爱玲小说集之一 杂志社出版

九月二十五日《传奇》再版本问世时，书脊上仍保留着这行字。《传奇》既是“小说集之一”，按照常理，还会有“小说集之二”，说明当时张爱玲早有出版新的小说集的打算。写作《描金凤》也就可

能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酝酿已久的。虽然那时的上海已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“张迷”们还是翘首以待，期望早日读到《描金凤》，毕竟，这是张爱玲创作长篇的最新尝试，先前她写过《连环套》，却半途而废了。

果然，到了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，上海《海风》周刊第十三期刊出署名“屠翁”的短文《张爱玲赶写〈描金凤〉》，文中说：

五六月来，张爱玲与苏青都无文章发表，……惟闻张爱玲则杜门不出，埋首著书，近正写小说名曰：《描金凤》，张爱玲文心如发，而笔调复幽丽绝伦，《描金凤》当为精心之作，一旦杀青，刊行问世，其能轰动读者，当为必然之事实也。

“屠翁”写出了当时上海众多“张迷”期待张爱玲新作《描金凤》的迫切心情，称张爱玲“文心如发，而笔调复幽丽绝伦”也是独具会心。

有趣的是，当时关于《描金凤》的各种报道层出不穷，又互相矛盾。一九四六年五月，已有“张爱玲腰斩《描金凤》”^[2]的报道传出，但三个月之后又有报道说“张爱玲一直静默着，她志气高昂，埋头写作长篇小说《描金凤》”^[3]。又过了一个月，仍有报道称“张爱玲暇来握管，又在赶着两大‘杰作’，其一为宣传已久之《描金凤》”^[4]。直到次年十二月三日，超级“张迷”唐大郎因《传奇》增订本出版在《文汇报·浮世绘》喜赋打油诗《读张爱玲著〈传奇〉增订本后》一首，还特意写到“传奇本是重增订，金凤君当着意描”，后半句的注释为“张有《描金凤》小说，至今尚未杀青”。

不妨作这样的推测，如果《描金凤》顺产，张爱玲可能出版她继《传奇》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集，内容应该包括《描金凤》和后来补入《传奇》增订本的《留情》、《鸿鸾禧》、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、《等》

和《桂花蒸 阿小悲秋》。后面这五篇短篇另出一本集子是太单薄了，加上“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”的《描金凤》，才能成为“张爱玲小说集之二”，也许这部张爱玲的“小说集之二”书名就叫《描金凤》！

然而《描金凤》注定要胎死腹中，无法成为“必然之事实”。就像张爱玲晚年撰写又反复修改的《小团圆》，最终还是不想发表一样。所不同的是，读者对《小团圆》至少知道它写到了张胡恋情，而且已经写出了初稿；对《描金凤》这部小说，写了些什么？到底写了多少？是否完成了初稿？如初稿已完成，为什么没有发表？均一无所知。读者只知道，抗战胜利，意味着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必然要发生重大转折，无论是她的情感史还是创作史，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预期“能轰动读者”的《描金凤》是不可能再写下去了，因为不管她本人愿意与否，张爱玲必须搁笔。

二

台湾皇冠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四月出版的《张爱玲典藏全集》，皇皇十四卷，却有一个重要的遗漏。张爱玲一九四六年十月为《传奇》增订本写的代序《有几句话同读者说》，《典藏全集》失收了。这倒不能全怪全集编者的疏忽，是张爱玲自己先删去这篇不得不写的自辩的。

一九五二年夏，张爱玲告别她的发祥地上海，到香港大学继续学业，不料因奖学金事与校方发生争执，不得不放弃入学。于是由宋淇介绍，为香港美国领事馆新闻处翻译美国文学名著以谋生。两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七月，香港天风出版社推出《张爱玲短篇小说集》，此书其实是《传奇》增订本的翻版，却保留了《传奇》再版本